

古文辭類纂

上卷五

起筆不平

更起伏下望諸君判斷一

流人君

此段言必合堂用止

筆却空實

此段言未合堂用反

筆却空

起一筆

法用餘四句轉

贈序類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燕趙古稱多感概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不得施。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固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

序

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
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
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言
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鶯若出金石發
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向何
趨藁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臣爭言
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
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予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
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爾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

由物說起說到人

與拙樂於天四兩段

亦乃方物

又轉到人以不暢發之

應叙古人俱以鳴室

滴世尽

提一筆

以文仲荀卿庚子

同道以少寸

許身物許多人中

亦要頭出中而面

郊之詩鳴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審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未也莊周以其

天醜數句故作推曳

以入有唐

至此終點題只此數

句是正面

又添出二人物

兩句以收括盡前而

評唐人

法去作序本章

原來的天字

極奇柳至子并提公進

學篇已出原評神少

自是定論但序時去

承連篇一身起代之哀

是年並與當此以

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滑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其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笑

正是一人精力有限處待世
不得以時苟也

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挂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機應於心。故神完守固。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于文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牢籠萬物之態。而物皆為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之情。而事循其天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斥。解外膠泊然。堯舜淡然而也。以是為道。其道淺矣。以是為技。其術粗矣。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

僚之於九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服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歲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

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

舞戰關天地事物之端

喜可憐一寓於書故旭之書

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以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

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

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茫然

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

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

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

益高山益峻水滄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邾之

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蛻螭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蛻螭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利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踰阨闕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

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惟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于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于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賈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于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榮寵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縱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海峯先生云。馳驟跌宕生動飛揚曲。

盡行文之妙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
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
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
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
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
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于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
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蓋塢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鄉射禮主人以賓揖鄭注以
猶與也又見召南詩姜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
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
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爲其都少尹不
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蓊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于廟朝。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名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

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盾豐頰
清營而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視翳長衰粉白黛綠者列
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
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
灌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
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
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
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予之宮盤之土維可以稼盤

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

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臂嘉林生后
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營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
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
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
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
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
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
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
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
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
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

片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
失所位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
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
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魃
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
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
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
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牙玳瑁奇物溢
于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
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
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

可稱道人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上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

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惻
惻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甯顧婢子語刺刺
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
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
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迺勞之使
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韓袴握刀在左右雜
佩朱子考異云方從抗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
佩爲句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
刀在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礙抗本誤也左
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龍接此當
從抗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刀之名若不連在左
二字則眞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
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有而左無無害弓
矢亦在右右雜佩弓囊佩矢插房九字相連送鄭尚書序